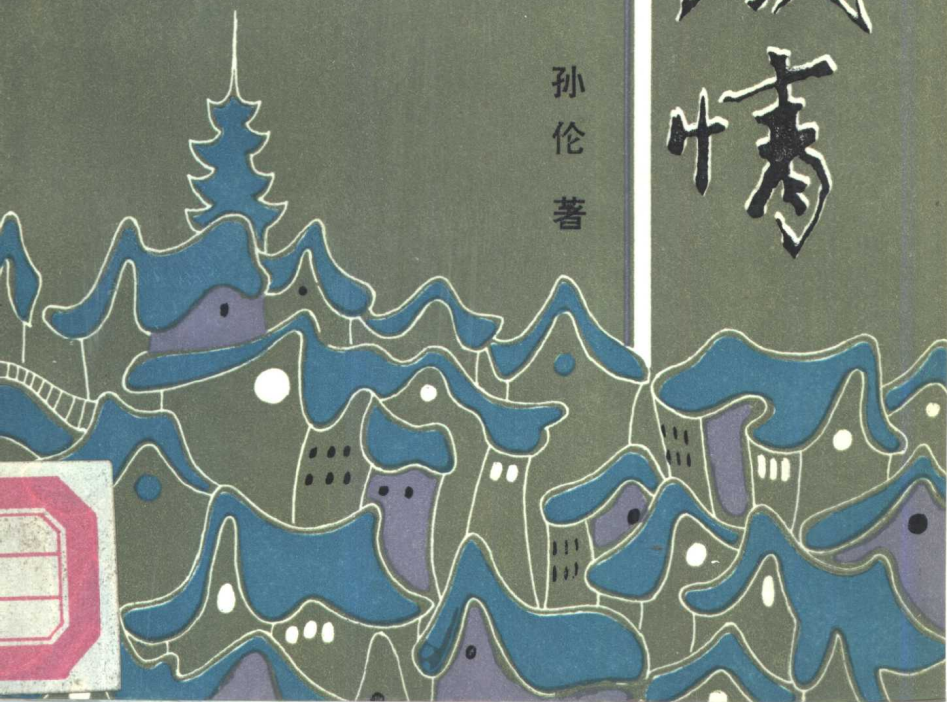


# 嶺頭巷風情

孙伦 著



# 崛 头 巷 风 情

孙 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**罐头巷风情**

孙 伦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华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875印张 2插图 167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550册

ISBN 7—5059—1650—5/I·1128 定价：4.0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月光光，照小巷.....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 | 神庙的故事.....    | ( 9 )   |
| 第三章  | 她要拆庙办厂.....   | ( 17 )  |
| 第四章  | 老夫子训子.....    | ( 26 )  |
| 第五章  | “华龙一号”.....   | ( 33 )  |
| 第六章  | 要学会游泳.....    | ( 40 )  |
| 第七章  | 我妈没有罪.....    | ( 49 )  |
| 第八章  | 怪女人出嫁.....    | ( 56 )  |
| 第九章  | 釜江，铺满了彩霞..... | ( 64 )  |
| 第十章  | 决不服输.....     | ( 72 )  |
| 第十一章 | 元宵狂欢夜.....    | ( 81 )  |
| 第十二章 | 雌性的失落.....    | ( 89 )  |
| 第十三章 | “蛮荒”的观众.....  | ( 97 )  |
| 第十四章 | 悲剧即将发生.....   | ( 103 ) |
| 第十五章 | 细雨绵绵.....     | ( 111 ) |
| 第十六章 | 北帝诞辰.....     | ( 119 ) |
| 第十七章 | 一醉方休.....     | ( 128 ) |
| 第十八章 | 东岳菩萨现形.....   | ( 136 ) |
| 第十九章 | 先下手为强.....    | ( 144 ) |
| 第二十章 | 炎黄子孙的追求.....  | ( 151 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夜，静悄悄.....   | (160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弱者的结局.....   | (167) |
| 第二十三章 | 谁该五马分尸.....  | (176) |
| 第二十四章 | 可怜天下父母心..... | (184) |
| 第二十五章 | 亲生骨肉.....    | (191) |
| 第二十六章 | “打虱棒”会议..... | (198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新娘失踪了.....   | (209) |
| 第二十八章 | 烟头巷新歌.....   | (217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外面是个大世界..... | (225) |
| 第三十章  | 大海的传说.....   | (234) |

|          |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|-------|
| 后 记..... | 作者 | (245) |
|----------|----|-------|

## 第一章 月光光，照小巷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夏天。

这天夜晚，银盘似的月亮很早就从蝠头巷的屋顶上探出头来，渐渐地把皎洁的光辉洒进巷子里，照得地面上一片朦胧的清白。南方的夏夜，虽然天气比较闷热，但巷子外面总比屋子里凉快得多，所以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和女人们，吃过了晚饭不久，总喜欢各自走出家门，在门前的空地上坐下来，一面乘凉，一面借着朦胧的月光继续做白天还未做完的工活。

男人从鉴江岸边的竹栏街买回了涝竹，锯断，去节，捆成一把，拿到江边或塘边浸水，然后取回早已浸透了水的竹子，交给女人破竹开篾。开出的篾，表层叫篾青，男人用来织镬盖、竹箩；里层叫篾肚，女人用来织竹簟、围卷。竹簟有大有小，一般是用来铺在地上晒东西用的，有的用来盖床顶，叫床篷簟。围卷一般宽尺余，长数丈，是农家用来围谷囤谷的，因此收割季节最畅销。如今夏收时节即将到来，织围卷的工夫就更紧了。

两姊妹，静静睡，

金耳环，银耳坠，  
有话吱吱讲，  
无话静静睡，  
阿妈织围卷，  
阿爸买竹就快回……

有孩子的女人，还要一边织围卷一边唱歌仔逗孩子睡觉。如果孩子比较大，会跳会唱了，不肯早睡，她们又一边织围卷一边教孩子唱歌：

月光光，照小巷，  
年卅晚，摘槟榔，  
槟榔香，畀（给）二娘，  
二娘头发未多长，  
加等两年梳大髻，  
手尖脚又细，  
来相睇，嫁个梅花仔，  
梅花威（美），梅花靚，  
梅花有福任你享，……

梅花镇，南方的一个古朴的小镇。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，证实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  
人类活动生息，世代更迭繁衍，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

据说，梅花镇自古多梅。地方志也有记载：“父老言，当日圩内有梅，最盛。”每到深冬，一片白花，像一位银装素裹的少女，雅洁无瑕；冬尽春来，绿叶满枝，又像一位披珠

戴玉的贵妇，闪光滴翠。名副其实，梅花镇确是个美丽而可爱的小镇！只可惜，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，梅树渐渐少了，到了现在，甚至可以说“梅花”简直是空有其名了。

小镇背海面江，座落在南海之滨、鉴江岸边的小山坡上。从江岸到镇中心，要往上走，有个地方叫“十八级”，很有名的。可见小镇虽地处水多，却又像个小山城。每逢洪水泛滥，江边人家早已大水封门，而坡顶住户却仍望不到江水。镇上的人都知道，小镇很早就九街十二巷，什么竹栏街、鸡行街、打铜街、打铁街、打银巷、镬盖巷、木屐巷、粉汤巷、猪仔巷等等，大多是以行业命名。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知道，小镇还有一条命名特别的巷——蜈头巷。

蜈头巷的含意，不难明白，就是说巷的一头，是闭塞不通的，走到那里就要转头往回走。北方叫死胡同，有的地方叫穷巷，“蜈头巷”（也叫“尽后巷”）大概是这里的方言吧，因为其意不难晓喻，所以就一直保存了下来。

这蜈头巷的由来，有个传说。据说不知哪个朝代来了一个地方官，这个地方官很会“以地谋私”，给子民划地建屋，收钱不少，谁给的钱多，屋地就划宽一点，门前的街巷就划窄一点，谁给的钱少，就反之，街宽屋窄，所以小镇的街巷大多是弯弯曲曲的。蜈头巷本来宽不到两丈，而巷东头那户人家因给钱多，所以屋地就多占了巷面的一半，还有一半，后来建了座神庙，把巷的东头全塞闭了，成了蜈头巷。

蜈头巷长不过百米，住着七十二户人家。这“七十二家房客”有打铜的，打铁的，打银的，但大多是以织竹篮、织围卷、织镬盖为业。据史载，自隋唐以来，这里手工业就已



开始兴盛，制陶工艺、编织工艺逐渐发展起来。直到跨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，蚬头巷的子民们仍然不愧为“龙的传人”，他们不仅承袭着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勤勤恳恳、老老实实、任劳任怨的美德，也承袭着那古老而守旧的手工劳作的技艺。

蚬头巷织围卷手艺最好的要算陈有凤了。她是陈世儒的女儿，住在蚬头巷最东头的那间最宽的屋。有凤二十一岁，生得眉清目秀、齿白唇红，瓜子脸樱桃嘴，身材苗条，鼓鼓的胸，细细的腰，特别是她那对丹凤眼，非常美丽动人，是蚬头巷的头号靓女，是典型的东方古典式美人。有人说她是“梅花女”的最典型的代表。按小镇的习俗，总喜欢把当地的最靓的姑娘叫做“梅花女”，据说因为鉴江的水特别甜美，姑娘们饮了，肤色就会变得特别白嫩红粉，肉质就会变得特别细幼柔滑，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。特别是有凤，有人说她简直可以列入“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”的中国四大美人之中，使之成为五大美人。她心灵手巧，贤慧温柔，文静娴淑，更是勤恳耐劳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以外，坐下来织围卷的时间竟长达十六小时以上。别人三、四天织一条围卷，她一天可以织两条，而且精巧密实，“湿水棉花没得弹”。只是因为她家的住房较宽阔，日夜都可以在家里织围卷，她父亲对她管得也严，所以她很少出门。

这天晚上，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，月亮刚刚升起，有凤就走出门来在门前的空地上织围卷了。巷子里的男青年，一见她出来，就都或明或暗地把眼光投到她这里来。

住在她斜对门的青年仔吴宝生，见她出来，更是又惊又

喜。他想把眼光投在她的脸上，但又怕别人察觉，更怕她见怪。他离她最近，她的呼吸，他都听到了；他的心跳，不知道她听见没有？

吴宝生，二十四岁，生得皮白肉嫩，一脸秀气，中等身材，十足一个“小生”模样，人也很精明能干。他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回来后承袭父业，织镡盖又好又快，真是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，别人一天织一个，他一天织三个。巷子里的人们都称他为“镡盖皇帝”，同时暗地里称陈有凤为“围卷皇后”。

陈有凤起初对这个称号很反感，但不知为什么这种反感渐渐地从她的心中消失了，特别是自从今年元宵节以后，反感反而慢慢地变为中听、爱听了。过去她是很少出来门前织围卷的，除非家里确是热得坐不住。也是自从今年元宵节以后，她才渐渐出来多了，晚饭后，她有意无意地偷偷观察、暗暗探听，知道宝生已经出门织镡盖了，她便故意高叫一声“热死人啰”，便把竹篾和织了一半的围卷搬出门口来。

闹元宵，是这小镇的风俗。每逢农历正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一连三天，便是小镇最热闹的日子。十五晚，人们逛花街、花桥，观花塔、彩楼，赏灯饰、泥塑。十六、十七日，人们游龙，游凤，游狮，游飘色、车色、地色等等，过去还游神，现在禁止了。人们日夜狂欢，快乐得很。这风俗，解放后曾一度被贬为封建迷信活动而停止，直到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才逐渐恢复起来。一九八〇年的元宵节，算是比较热闹的了。单是飘色、车色、地色也有七十多套。这都是用人饰扮的，尤其是飘色最富艺术技巧。一个或几个人靠一根钢筋支撑着，扮成各种人物或故事传说如“仙女散花”、“嫦娥奔

月”等，飘在半空中，观众是看不见支撑物的，真以为是从天上飘下来的。不过扮飘色的人，一般年龄较小、身体较轻，而扮车色、地色就不同了。车色和地色是扮饰者在车上站或在地上走的，只要有符合角色的人选，就不管其年纪和体重如何。这年扮“红楼二玉”，人们一致选中了吴宝生和陈有凤。当初，有凤的父亲陈世儒是不同意的，但反对无效，还引来了公众的指责。本来陈有凤也害羞，不愿意，但当她和吴宝生一化起妆来，就不同了，两双眼睛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一眨不眨，双方内心都暗暗吃惊：想不到她（他）这么美！直到开始游行，观众都挤拥着、追逐着争看他俩，并且异口同声高叫着：“喂，快来睇贾宝玉、林黛玉，天生一对美人儿，太靓了，太好睇了……”

这场景，叫陈有凤和吴宝生怎忘得了呢？由于陈有凤从小就被父亲管得严，小学毕业后就很少出过家门了，整天只知道在家里织围卷，她进入青春期虽然已经几个春秋，但是她始终没有机会真正接触过有诱惑力的男人。这次扮饰林黛玉，她那被禁锢着的青春的潜能终于第一次被击出火花来了。这星星点点的火花，有时竟烧灼得她整夜睡不着觉，只要一闭眼，那情景就出现在眼前，吴宝生的眼睛似乎也在发出撩人的火花，撩得她的心痒痒的……

这方面的敏感和反应，当然男人要比女人强得多。吴宝生自从扮饰过贾宝玉以后，天天吃不香，睡不着，总想见到陈有凤，见不到陈有凤就神魂颠倒。幸亏元宵节以后，陈有凤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晚饭后经常出来织围卷，而且越靠近他，陈有凤真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紧紧地吸引住他吴宝生这小铁片，他也真想一下子扑过去，拉有凤的手摸摸自己的

心啊……

“宝生，你这是怎么啦，”父亲吴文宝从家里走出，看见儿子织的镢盖变成了鸡笼，愕然地问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宝生吱吱唔唔地应着，样子十分尴尬。

“唉！”父亲早就看出儿子的心思了。他本来也很喜欢有凤，她不仅外表美，而且人品好，与宝生很合配，但他知道这对小冤家是是不可能成为连理枝和比翼鸟的，内中原因，宝生和有凤都不可能知道，怎能责怪他们呢！他很同情儿子，怜爱儿子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！他不忍心去破坏他们的感情，增加他们的痛苦，只好轻声劝道：“宝生，还是多花些心机织镢盖吧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唉！”

宝生脸红红地低下了头，一声不吭。

“啧啧……”不知是谁打了几个喷嚏，接着便重声重气地骂起来：“造孽，真是造孽！”

人们一听咒骂声便知是住在巷西头的龙老爷的声音了。他九十高龄，三朝元老，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。一看便知，是个自得自若、既迂腐而又精灵的人了。据说宣统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，他把剪下来的辫子保存得好好的，准备有朝一日溥仪再度登基，他便可马上把辫子复原。由于他年纪大，辈份高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所以蝼头巷的人对他不免有点敬畏，无形中把他当作了巷子里的头人。他和神庙成了蝼头巷的有形无形的主宰。每逢暑天，晚饭后，他也邀了几位邻近的老人一起，坐在门前一面乘凉，一面“叹茶”，一面谈古论今。此刻，他们谈兴正浓，忽然一阵香气扑鼻而来，龙老爷抬头一看，一位年轻女子擦身而过，

她身穿连衣超短裙，袒肩露腿飘然而去。龙老爷认出她就是程家妖婆的女儿程雨华。

“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仔会打洞。妖婆生个妖女，连裤都不穿，只识得搽花露水，真是伤风败俗……啧啧啧啧……”

一位老人插嘴说：“听说这不是花露水，是什么法兰西迷尔香水。”

“不管什么法兰西，英兰西，都不是好东西！我们是龙的传人、炎黄子孙，又不是法兰西的传人，英兰西的子孙，决不能忘宗背祖！记得老太爷曾说过，李世民坐龙廷那阵，蝟头巷的太史祖就受了封，后来乾隆皇游江南，到了蝟头巷，也赞扬了蝟头巷的子民是真正的龙的传人哩！道光年间，先贤林公上京考试，也带了我们老太爷做的糕饼，后来林公中了状元，道光皇帝尝了一口林公带去的糕饼，大赞好吃，并命名为‘状元糕’。可惜，现在连‘状元糕’都不时兴了。唉，真是眼见世风日下，还能让后一辈去败坏传统么？”

一位老人应声说：“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！”

一位老人插嘴说：“若果被败坏了传统，我们对不起列祖列宗！”

又一位老人说：“要想遗风有继，就要所有长辈都严格管教后生……”

夜渐深，月亮慢慢沉落下去。

“有风，回来！”从巷东头传来了陈世儒的声音。陈有凤立即随声进入屋内。

“陈世儒管教子女管教得严、管教得好！”

“陈世儒管教子女有方，他经常对子女讲解伦理道德，礼义廉耻。他家还立有‘陈氏家训’，有龙、有凤休想行差踏错半步！”

“蛄头巷人人都像陈世儒就好了！”龙老爷正在与老人们议论着，忽然有个人走来，神秘地说：“龙老爷，又出新闻了。”

“什么新闻？”老人们急问。

“东岳菩萨又显灵了。”

“真有此事？”

“听说昨夜有人撞见，东岳菩萨又进入了高家。”

“绝无此事，绝无此事！”龙老爷急忙解释说，“自从解放，东岳菩萨金身被焚后，重返天庭，脱胎换骨，不再私通凡妇了。绝无此事，绝无此事……”

这天晚上，尽管龙老爷极力否定这则“新闻”的可信性，但始终封不住人们的口，终于悄悄地传开了。

## 第二章 神庙的故事

好事不出门，丑话传千里。东岳菩萨显灵的事，一夜之间传遍了整条蛄头巷。于是，凡有寡妇或及笄未嫁女子的人家，都怕东岳菩萨夜入家门。第二天一早，东岳庙里，拜神的人来往不绝，香火甚盛，人们都默默祈求菩萨开恩，赐以安宁。

东岳庙建在巷东头，与陈世儒的房屋凸出部份一起把

巷口塞死，此路不通了。这神庙不大，最多不过二十平方。木雕塑像解放后被烧毁了，现在不知是谁偷偷放上一块大石头以代神像，让人们膜拜。拜神者不管是木头，或是石头，甚至放上一堆狗粪，他们照样虔诚，照样迷信，照样五体投地。神座的旁边放着一只陶缸，缸盖用石灰封住，据说里面有个人头，用石灰藏着。到底里面是否真有人头，大概因为有关它的传说带有神秘感吧，大家都不敢去揭开来看个究竟，就连“史无前例”的红卫兵，也不敢乱动。这神庙到底何年何月何日所建，连龙老爷也搞不清楚。只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：

很久以前，小镇附近有条渔村，渔民天天到海上去打鱼。有一天，渔民们拉起网来，网中一条鱼也没有，只有一颗人头。他们懊丧地把这颗人头抛回海里，换个地方打鱼。却不料第二网又是这颗人头，第三网仍是这颗人头，于是渔民们只好把这颗人头抬上来埋在海边的沙滩里。这天夜里，一位渔民梦见一个无头汉子对他说：“我是北极玄天上帝的儿子，名叫东岳，因犯天条，被砍头以示惩戒。今日你们网起来的头就是我的。你们如果想大获丰收，明天就把我的头挖起来，用竹杆抬着，头在哪里跌落，你们就在那里给我建一座庙。”天亮后，这位渔民把梦里所见告诉大家，大家立即按东岳所说，用竹杆抬着人头走遍了整个村，而人头都没有落，又走遍了小镇的九街十二巷，人头仍然没有落，最后走到鲋头巷东头，人头才落了下来，于是人们就在这里建起了这座神庙，把人头放进石灰缸里，加盖封严，然后用木头刻了个东岳菩萨像摆在庙里，让人们拜敬。约莫四十多年前，有一天，忽然传说东岳菩萨显灵夜入高家，同高家寡妇睡觉，致

使高家寡妇怀了孕。起初人们不相信，尤其龙老爷（他那时将近五十岁）更不相信，于是建议高家寡妇预先准备一枚花针，穿上一条红丝线，放在床头，等东岳菩萨到来时，就暗中将针扣在他的袍尾上，以便天亮时查验。这天晚上，高家寡妇按照龙老爷的建议做了。第二天，天一亮，龙老爷就带着一帮人沿着红丝线寻找，直跟到神庙，人们果然看见那枚花针紧紧地扣在东岳菩萨的袍尾上。于是人们相信了。不久，高家寡妇便生下了一个男孩，这男孩便是高混的父亲。寡妇生仔，当然是天下丑闻，而且要受巷规惩罚的，轻则跪门认错，重则装入猪笼沉水，但是高家命不该绝，神仙给下种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本来，神仙下的种，按道理应是福寿双全的。可是，不料高混出生不久，他父亲就仙逝了，他母亲又成了寡妇。事实虽然证明高混父亲的“仙种”值得怀疑，但谁还有心思去追究呢？而如今又传说东岳菩萨复入高家，蝇头巷人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“龙老爷说得对，绝无此事，绝无此事！”

“怎么绝无此事？有人亲眼看见夜深人静时一个无头汉子从东岳庙出来，偷偷摸摸走入高家，身上穿的好像不是长袍而是时装。”

“什么？东岳菩萨穿时装？”

“穿时装有什么奇怪，还变年轻了呢！”

“看来，一个东岳菩萨变成两个了，一老一嫩。”

“高家也有两个寡妇嘛，一嫩一老，嘿嘿……”

街头巷尾，人们三五成群，议论纷纷。

此时的高家，好戏演得更加热闹。高混的母亲拿着绳子哭喊着要上吊。高混和他奶奶，一个抢绳子，一人拖手臂，



紧紧拉住。

“让我死掉好了，我没脸敢见人了！”

“这样死不值得，虫蚁投生不投死，虫蚁投生不投死……”高奶奶因为自己也曾出过那事，没好意思多说，也不知道怎么劝解媳妇好。当寡妇的滋味，自己尝透了，才干出那事，肚子也搞大了，幸亏他想出了那妙计，才不至于出大丑受重罚，总算掩耳盗铃、含含糊糊的过去了，不料今日媳妇又步自己的后尘，就算真有其事，也不能责怪她，她比自己当年更可怜，四十多岁的人，已经守了二十年寡……

高混出生的第四年就丧了父亲，是母亲用辛勤的汗水、日夜织围卷赚钱把他养大的，还供他读到高中毕业。他身材虽然不算高大，但人还算精灵，一对眼珠骨碌碌地转，那两片薄嘴唇可以把天上的小鸟逗下来。高奶奶的风流旧事，他早就听说过了，他不相信什么东岳菩萨显灵，他肯定是那男人想出的金蝉脱壳计。可是那男人是谁呢？他曾经暗暗查过，虽然发现过蛛丝马迹，对某人有过怀疑，但没有真凭实据，奈何不得。他最近在外地做了点生意，赚了点钱，今早刚从外面回来，就知道家里出了事，但他不急不忙，十分冷静。他一边拉住母亲，一边想道：她只是一时之气，不会死的，闹一闹，装装样子，希望能把事情掩饰过去。他同样相信，无风是不会突然起浪的，母亲若不与人私通，决不会被人家传得有手有脚！到底那个人是谁呢？难道又是原来那个“东岳菩萨”？或者与原来那个“东岳菩萨”有关？不过，看来事情只是刚刚开始，还没有发展到像奶奶那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要紧的是赶快查出谁是那“东岳菩萨”，并及早想办法制止事情的发展。